

□ 王贵宏

抚今追昔话过年

街头日趋喧闹,鲜红的春联频频入眼,新年已近在眼前。“年年岁岁花相似,岁岁年年人不同。”时光飞逝,镜中的我已然觅不到青春的蛛丝马迹,细微皱纹顽固地刻入眼角,白发也从稀疏的鬓角里探出头来,思之人生短暂,不觉已至中年,心内禁不住泛起阵阵感慨来。

我童年过年是在大山里,虽无城里火树银花的绚烂,更少锣鼓喧天人声鼎沸,但那种独特的欢乐气氛和情境依然使人感受到生命的红

□ 傅文翁

年

盼啊,盼啊,盼啊,年关就要到了。一切都是忙的样子,人们的精气神可好了,昂首阔步走在城市的街道上,走在乡村的田野里。山更青了,水更绿了,村庄更美了,城池更繁华了,空中的太阳也更热情起来了。

快过年了,小朋友们从各自家里跑出来,脸蛋嫩嫩的,衣服花花的,坐着,躺着,跑着,跳着,打几个滚,踢几脚球,做几次游戏,捉几回迷藏。然后,往天上一望,风筝多如鸟群!老人们都不来管管他们啊,各自忙着准备过年的正事去了。

地摊里,店铺里,超市里,年货各种各样,形形色色,你不让我,我不让你,都相互拥挤着赶趟儿,堆积如山。满地里,空气中,散发着浓浓的香味。大人们熙熙攘攘,叫卖着,杀价着,招呼着,欢笑着,戏闹着,调侃着,充满着太平盛世的气氛啊!卖出年货的,高兴。买到年货的,喜悦。帮着搞年货搬运的,也快乐。都在忙碌着,忙碌着,忙碌着。

北国南国年关的风,其实已经不纯是地地道道的自然风了,而是充满着人情味的社会风。感觉这风像母亲的手抚摸着您,风里满是年关的气息,混杂着年货的味儿。各种各样的年货香味,仿佛都在这风里闻得到,都在微微润湿的空气里散发。

树上的鸟儿高兴起来了,正在卖弄清脆的歌喉,唱出婉转的歌声,跟清风流水声汇成一首合奏曲。村道上少年儿童的叫叫声,也是整天嘹亮地响着。快到过年的时候,村村寨寨都是一片忙碌。年货准备一定要足够。吃是第一要准备得多,尽可能做到品种丰富,数量足够。然后是穿的,人人都要穿得上新衣服。然后是探亲走客用的,打发老人小孩的。然后是鞭炮,春联,打扫卫生,等等等

□ 郭瑜

年的况味

记忆中印象最深的年味,还需回到上世纪八十年代。年味是长辈们给的压岁钱的印刷味。春节前,长辈们常会早早去银行领好几张簇新的“大团结”(旧版的十元人民币),准备在新年时分发给小辈。在“一夜连双岁,五更分二年”的除夕夜,奶奶会从口袋里掏出四方方折得有棱有角的红包,塞到我手心里,笑眯眯地说:“压岁压岁,过了今天又大一岁了,女大十八变,长成大姑娘了!”

年味是裁缝做的新罩衫上的机油味。冬天,朴实土气的棉袄是内穿的,通常选用深色的面料,外面还需罩上一件棉布做的罩衫,防止棉袄弄脏了经常换洗,影响保暖。节前的裁缝店是最忙碌的,为确保新衣能如期完工,母亲通常提前个把月带我们去店里量尺寸,定款式。记得小时候有一件粉底梅花图案的罩衫,配有别致、古意的银丝小盘扣,“梅花香自苦寒来”,这罩衣有家人鼓励我发愤图强的期许,是母亲为我准备的新年礼物。

年味是烟花爆竹燃放后弥漫开来的火药味。“爆竹声中一岁除,春风送暖入屠苏。”传说中的“年”是远古神兽,每到腊月最后一天的午夜,“年”就会到村社集镇大肆掠夺、伤及人兽。因为“年”怕火,怕红色,怕爆竹,因此有了过年放爆竹的习俗。孩童们不敢放大炮仗,这一长溜红蜈蚣似的小鞭炮才是我们的最爱。一整串的小鞭炮直接燃放太奢侈,我们会把串起鞭炮的编绳解开,拆成一只

火和过年的热烈。事实上,接近农历年底,山村里的年味已经很浓了。家家户户杀猪宰羊揭开了过年的序幕,持续不断地包冻饺子蒸黏豆包等更为过年增添充实的内容。

尽管那时生活拮据,物资匮乏,但父母在过年时仍挖空心思使其尽可能丰富些,让孩子们换套新衣衫。这是古往今来留下的一种传统,更是人类辞旧迎新的象征。那时姊妹多的人家给孩子们做的新衣都是自家用缝机缝制或请

裁缝做的,且大多肥大,目的是今年穿了来年仍可以穿,老大穿小了老二可以接着穿。一年中穿惯了旧衣衫的小伙伴们,在穿上新衣服时都格外注意,为避免弄脏扯破,少了许多往日的摔跤打闹。临近年关,母亲将平日积攒下的分分角角,从左一层右一层的布包中抖出来,换回我们盼望已久的糖果和爆竹。那些花花绿绿的糖果,散发着诱人的味道,因为分到我们手里的有限。烟花爆竹更是极其珍贵,我和弟弟们常常将一挂鞭炮拆散后细细平分,然后各自放好,给自己规定每日燃放几枚。挨到年三十,那一声声脆响,一束束烟花,燃爆的是童年无限的快乐!

少年过年,家境稍有好转。山村家家院内灯笼杆上的大红灯笼,映着厚厚的白雪,柔和而招人喜爱。温暖的室内,火炉上噼噼地响等。也就是说,乡下的年味比城里的年味更浓烈。

雨是最寻常的,一下就是好多天,它们莫非也是赶来过年的么?凝冻这时候也来了,整个世界好像都凝固了,难道它们要让人们安心关起门来过年么?

白雪从天上飘然而下,铺天盖地!好雪知时节,过年当乃下。难道它们也是赶来告诉人们好好过年,宣告“瑞雪兆丰年”么?凝冻加上白雪皑皑,神州大地好一派冰天雪地的丰年景象啊!大年三十傍晚的时候,家家户户门前的彩灯都亮了,烘托出一片祥和而平安的夜色。在城镇街道里,胡同中,在乡村小路上,石桥边,有匆匆走着的人,他们千里万里,从打工的地方赶来,刚下飞机,刚下高铁,刚下长途客车,刚下轮船,正在赶往自己的那个充满年味的家园。他们的房屋,或在密密麻麻的高楼群,或在稀疏疏疏的平房区,在冰天雪地里静默着,等待着,迎着他们最后一批进家门过年。

城里乡下,家家户户,老老小小,在外头的都赶回家来过年了,一个个全都回来了。都回家来过年啊!

先敬神祭祖,然后孝敬家里父母长辈,再打发其他人压岁钱,其乐融融,充满家庭情怀。一家人欢欢喜喜,快快乐乐,团团圆圆,平平安安!

然后,有的看央视直播的春节联欢晚会,有的打麻将赚家人荷包里的钱,有的摆谈各种见闻,比如:某人人脉好升官了!某人打工一夜之间发大财了!某扶贫女干部嫁给贫困户的老光棍,如同“仙女下凡”。反正吃了年夜饭,爱怎么着就怎么着。然后,大鸣大放爆竹,燃烧焰火,迎接新的一年到来。

“有年才有福!”一切为了过年,为了过年的一切,有的是干劲,有的是希望,有的是收获。年年如此,年年有余。

年像极乐世界,给人们带来无限的欢乐,从头到脚都充满喜悦。

年像美女,无处不美,花枝招展地笑着走着。

年像铁汉,有铁一般的胳膊和腰脚,领着我们向美好奔去。



刊头图

(来自网络)

□ 潘江平

苗寨的乡愁年味

“80后”的我,是从大山苗寨走出来的游子。年关逼近,一提到过年,总觉得回大山深处的老家过年才有“味”,无论身在何方,总是恋恋儿时苗寨里那说不清道不明的年味儿。

我的家乡坐落在半山腰上。二十多年前,哥哥带着鼻涕唧唧的我,在冰天雪地的大山顶放牛,我们盼望着边掰着指头数还有几天过年,当计数的指头伸得越来越少时,当爷爷奶奶苍老的声音开始教我们说拜年话的时,我们小孩子就清晰地知道:年,就要到来了。

每当大年三十,曾经的一幕幕,总是在脑海中油然而生,思乡云烟悠然飘起,萦绕在我眼前的始终是跟着哥哥拆鞭炮放鞭炮的乐趣,屋外,鞭炮阵

□ 邓荣河

春节是趟车

春节是趟车,一溯源自于夏商周的独轮车。左边,坐着盛行于春秋的民俗;右边,卧着流传在战国的传说。阡陌纵横,道路坎坷,一个叫农历的老人,推着车子步履矫健地走着。那个叫做年的神兽,如影随形,紧跟在老人的身后,不离不舍。

春节是趟车,一趟平平稳稳的老牛车。走过小农经济的自给自足,也走过困苦日子里的艰难苦涩。什么叫幸福,什么叫痛苦,统统被执着的牛儿咀嚼。或沉重的日子,或轻浮的

着开水,人们常常挤坐一室,嗑着瓜子,老人们的故事异常吸引我们。那故事从南朝飞到北国,从关里跳到关外,我们听得入迷,甚至忘了已到年夜饭的时辰。

青年过年,已经另立锅灶。虽然远离父母,交通不便,但回家过年的心却像长了翅膀,往往在春节前几日就按捺不住,自己开车或携上妻儿挤上客车回到那个熟悉的小山村。年前帮家里宰猪杀鸡、打扫门庭、去小河穿冰捞鱼……正月,一家人都在丰盛的菜肴前和其乐融融的氛围里度过。

如今年过半百,父母年迈,已从山村搬到城内,朝夕见其面,时时聆其声,少了诸多思念和过年回家的奔波之苦,内心有了极大的安慰和满足。在人口稠密的城市生活,除了需要坚强,需要勤勤恳恳地敬业,需要迎来送往地应酬,更

重要的是对父母尽一份孝心,满足全家团聚的夙愿。能够在正月的“年”里一直陪同他们吃饭和唠嗑,老人的内心会感到慰藉和幸福,因此过年我尽可能哪儿也不去。因为年迈的父母怕孤独,在城里又缺亲少友,与邻里也不熟,不能让他们守着电视过年,对着饭菜吃得枯燥。父母吃不惯酒店饭馆的饭菜,我们就餐餐自做,花样翻新,设法让一家人吃得舒心。

温馨和幸福地过年,从过去延伸过来,使我对贫困的岁月和父母辛劳的一生有了深刻的理解,也使我懂得了珍惜和感恩。虽然如今那种盼过年,临近年根儿偷偷数手指、一遍遍地翻日历牌的天真早已消失得无影无踪,但那脆响的爆竹,高挂的红灯笼,诱人的菜肴,仍使我对过年产生无限的回忆,内心升腾起一缕暖暖的炊烟。

□ 吴晓波

春节你好

(组诗)

除夕

陈年的台历只剩半页
在锅里煎烹炒
炸出了喷香的新年味道
一只红灯笼吐着甜蜜词语
父亲自书的红对联是无言家书
人勤春早、出耕入读的长短句
被年夜饭的筷子一夹
夹成长在新年年轮里的一双眼
鞭炮具有传染的属性
孩子们的笑声脆蹦蹦
母亲在床前为拜年的新衣
栽植一条春天的河流
一只枕头下露出一角的压岁钱包
替打盹熟睡的孩子
瞻望春天

年夜饭

我们站在三百六十五个日子
组成巨大年轮的一丝光阴缺口
灶下旺旺的火苗把谄言父亲
一年的词语表达得噤哩啪啦
善于掌舵的母亲驾熟就轻
在灶上油炸烹炒
父亲母亲联手用一顿年夜饭
把一个年轮圆满焊接
合家团圆的笑声是年轮合口
最愉悦的火花

拜年

祖母眼里的千年铜钟
撞开了新年大门
鞭炮开始发表热情洋溢的
新年致辞
红对联按捺不住火红心跳
奔跑出孩童稚嫩的脚步
在村头巷尾遍植第一片新绿
溢出捉兜的糖果、红包
笑疼了老奶奶豁了口的门牙
怀揣村庄词典的中青年
排列成长幼尊卑有序的词组
相互鞠躬、寒暄、问候
拜年,一条温馨笑语编排的河流
为神州大地解冻
春意,在喜笑颜开的眉梢上
涨潮

□ 李季

春天的第一朵花开

每一粒嫩芽
都静默可喜
每一片新生的叶子
都会讲述自己的故事
时光有情有义
我心怀感恩
迎接春天的第一朵花开
把生命中的好日子
一一摆在绿如蓝的水面
天道厚朴
整个大地暖意蒸腾
野花将很快铺满山野
多想回到故乡
把檐下飘散的炊烟
再次拢到一起

□ 张绍国

除夕

除夕是一桌丰盛的年味
淹没一年的苦辣酸咸
除夕是高挂的灯笼
见证365天走过的风风雨雨
除夕是寄望的春联
预示新年将有可喜的收获

除夕是没有污染的电子烟花
辞旧迎新的喜庆更纯粹
除夕是电视里的跨年晚会
不出家门也感受到过年的氛围
除夕是钟楼上的钟声
让守岁的祝福高远又嘹亮

除夕是一盆炙热的炭火
温暖所有冰寒而归的亲人
除夕是一支明亮的火把
指引乡愁最终踏上回家的路
除夕是一座终点站
昨天的失意或不快到此结束

除夕是新年的分界线
长征的人将以此为跳板前行
除夕是守望家门的身影
那送行的双手久久摆动不舍停下
除夕是人间的白月光
告诉亲人别忘再次回家过年